

针灸是什么

“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的。”

——毛泽东主席 1958

“针灸后不到一小时，我的腹胀感觉明显减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复发。”

——《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 1971

“我曾亲眼所见，针灸确实有效。”

——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罗森医生 1971

“针灸是我们早就应该学习，用于临床的东西。”

——尼克松私人医生塔卡少将 1972

“针灸是必须要深入研究的重要东西。”

——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 1972

“针灸对美国是个好东西。”

——美国针灸立法第一人斯坦勃律师 1974

“临床研究证明用针灸治疗手术后和化疗导致的恶心、呕吐以及口腔手术后的牙痛确有疗效。”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听证会结论 1997

“针灸可以刺激周围神经在大脑中产生脑啡肽而达到镇痛的作用的科学证据已经远远超过支持大多数其他常规疗法的科学证据。”

——加拿大医学博士珀么然兹 1999

“每次来针灸之前，我都有一种期待的感觉。”

——美国一疼痛患者 2009

“每次来针灸，我都要拖着双腿进来，针灸完后，感到像一只蝴蝶。上帝祝福中国人，感谢针灸的发明人，为这么多人解除了痛苦。”

——美国一位八十余岁的修女 2010

策划编辑 张 苇

责任编辑 宗 音 张 苇

封面设计  大漠方圆 郭 森

版式设计 陈 阮

ISBN 978-7-117-14338-7



9 787117 143387 >

定 价:38.00 元

人民卫生出版社网站:

门户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网上书店

卫人网: www.ipmph.com 护士、医师、药师、中医师、卫生资格考试培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针灸热传奇 / 李永明编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117-14338-7

I. ①美… II. ①李… III. ①针灸学 - 医学史 - 中国 - 普及读物 IV. ① R24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395 号

门户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网上书店
卫人网: www.lpmph.com	护士、医师、药师、中医师、卫生资格考试培训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美国针灸热传奇

编 著: 李永明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继线 010-59780011)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 100021

E - 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010-59787586 010-59787592

印 刷: 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3

字 数: 399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4338-7/R · 14339

定 价: 38.00元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59787491 E-mail: WQ@pmph.com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中心联系退换)



内容提要

1971年夏,《纽约时报》著名记者赖斯顿访问了北京,不幸错过了本世纪最大的新闻还患上了急性阑尾炎。但他因祸得福,于北京“反帝医院”接受了手术和针灸治疗并获许采访中国总理周恩来。住院期间闲着没事,他在病榻上写了篇短文,在《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一不小心引起了美国针灸热。同一天,美国阿波罗15号升空。在此先后还有两个美国科学家和4位医生访华并亲眼目睹了中国针刺麻醉手术的神奇。美国名人访华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引发了民众对针灸的极大兴趣。

1972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团抵京,在诸多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果中,客人指名要看针刺麻醉。美国代表团目睹了中国医生在无影灯下为病人开胸切肺却根本不用麻药,而这一切都被记者们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将美国和西方针灸热推向高潮。

1973年秋,拉斯维加斯的一位半退休律师偶然发现针灸对美国是个好东西,便全力推动中医合法化提案。法案意外引起中医和西医在美国首次“龙蛇大战”,香港针灸师陆易公现场示范针灸治疗各种顽疾让民众和立法议员深信针灸的神奇疗效,美国第一个中医法在内华达州参众两院以54对2票通过。

1974年冬,美国媒体对针灸的疯狂达到了高潮。《生活》、《新闻周刊》、《时代》、《人物》、《时尚》、《体育画报》、《星期六周刊》,甚至《花花公子》等著名杂志都争先恐后地发表关于针灸的长篇报道,很多还是“封面故事”。众多好莱坞明星、体育大腕及知名政客等纷纷献身说法,推崇针灸。中国的针刺麻醉让美国医学界如坐针毡,于是派出一个囊括多学科专家的高级考察团到中国揭秘针刺麻醉,可是当考察评估报告最后出炉时,中国的针刺麻醉运动已经偃旗息鼓。

70年代末,针灸热潮已过,风平浪静之后,医学科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针灸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尽管针刺麻醉仅适合一小部分病例,没有能在西方

针灸对美国是个好东西	132
身手不凡的大律师	133
神奇的中国针灸	135
一边倒的胜利	136
提案和执行过程	137
星火燎原	139
28. 形形色色的针灸患者	140
名人针灸的故事	140
平民针灸的病例	143
古老的东方针灸术大受西方人欢迎	144
29. 针灸没能让瘫痪的州长站起来	145
30. 用心灵学的眼光看中医复兴	146
31. 电针耳部肺穴治疗酒精成瘾	151
32. 美国专家团赴中国考察针麻	157
33. 美国的针刺麻醉评估报告	162
《针刺麻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62
34. 对针麻的不同声音	167
第五章 美国针灸的拐点	170
35. 针灸从东到西，从人到马	171
36. 针灸热后西方科学家看针灸	176
针灸传入西方的历史	177
西方科学同针灸三次擦肩而过	179
针灸的复兴和西方人的兴趣	180
37. 针灸的新用和原理	181
针灸机制的研究	182
38. 邓小平先生，针灸能治关节炎吗	184
第六章 针灸热写入历史	193
39. 针刺麻醉的历史	193
为什么针麻在一夜间消失	195

40. 针刺麻醉的评价	197
从针刺麻醉到针刺止痛	201
41. 美国针灸热铁证如山	204
数字可以说话	204
媒体的疯狂	206
42. 寻找发起美国针灸热的“当事人”	209
除针灸师外都是“名人”	210
43. 三位当事人的回忆	215
44. 白纸黑字的记载	223
45. 秀才遇到兵——中医西进的的魅力和阻力	230
中国医学对西方人的魅力	232
中医进入美国后遇到的阻力	233
第二次中西医结合	239
46. 古老的针灸术在现代评估中遇到的新问题	241
现代医学疗效评价方法的渊源	241
47. 谁能告诉我针灸是安慰剂吗	244
“小不点”回答了一个大问题	245
针刺足三里促进狗胃中硬币排出的临床试验	250
48. 动物针灸	255
猪的针灸故事	255
马的针灸故事	257
猴子兔子和赛犬的针灸故事	258
 第七章 传奇还在继续	 263
49. 迟到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听证”	263
美国健康研究院针灸共识听证会结论	266
50. 此针灸已非彼针灸	268
对针灸可能传染疾病的解决	270
针灸带来的疼痛问题	272
美国针灸的渊源	276
“美国针学派”的意外发现	279
针灸会成瘾吗	281

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家族自传《洛克菲勒回忆录》^[2]中的“抢滩北京”一章中，介绍他1973年访问北京的经历时说道，两年（1971年）《纽约时报》的记者在首都医院（从前的协和医科大学）“动过阑尾切除手术，用针灸做的麻醉”。

美国著名医学教育和医史专家波尔斯（John Bowers）博士在他的文章中认为，针灸在西方兴起的重要原因要归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尤其是著名记者赖斯顿在那次访问中因患急性阑尾炎在北京做了阑尾切除术，术后出现腹胀，据说经针灸治疗明显缓解。此消息在西方媒体中广泛传播，后来的报道出现断章取义，以至于一些读者得出结论，赖斯顿的阑尾手术是在针刺麻醉下进行的^[3]。

至于民间口头传说，大多都有一些传奇的色彩。

民间传说之一：《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访问北京时患了阑尾炎，住进医院需要手术切除阑尾，但在手术中，中国医生秘密使用了针刺麻醉，而美国记者根本没有感到疼痛。手术后，中国医生才告诉这位记者，术中用的是针刺麻醉，根本没用麻药，记者听后大吃一惊。于是将自己的经历写了出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在美国引起轰动。

民间传说之二：7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受总统的派遣，秘密访问中国。在北京突然患了阑尾炎，接受了针麻手术切除阑尾，非常成功。回美国后，基辛格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新闻，同时提到此事，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注意。

民间传说之三：基辛格当年秘密访华，同中方商议尼克松访华事宜，一位随行的《纽约时报》记者突然患了阑尾炎，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手术和针灸治疗^[4]。但此说法有些蹊跷，秘密访问还会带随行记者？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此事传到加拿大，又有所演绎。据一所当地中医针灸学院的创办人讲，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赖斯顿在北京患阑尾炎，需要立即开刀。记者自己要求采用针灸麻醉法，手术非常成功。由此，对中国的医药针灸佩服至极，回国后大力宣传，引起了北美人民的重视。

然而，在美国针灸界和医学界流传最广的一则关于针灸传入美国的传闻却是这样的：

当年尼克松访华团的随团成员中，有一名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在访问北京时不巧患了阑尾炎，住进了中国医院。中国医生在做阑尾切除术

国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治一治？中国人了解到尼克松患有腿疾，于是就安排尼克松接受了针灸治疗，针灸治愈了尼克松的腿疾，而尼克松则把针灸带回了美国。

这个民间故事令人忍俊不禁，历史资料表明，尼克松首次访华时，身体健康，并没有人发现他跛脚，而且毛泽东在70年代后从未到机场接过任何人。据尼克松后来发表的回忆录描写，他到达北京之前并不知道是否能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会见，到达北京后不久，才突然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首次访华时，中方安排尼克松代表团参观针刺麻醉手术，但尼克松本人并没有前往。尼克松回忆录还写道，1976年第二次访华时的确患有下肢静脉炎，而长时间的飞行确实可以使此病加重。到达桂林参观时，尼克松的脚跛得很厉害，这使陪同参观的中国人甚为担忧，有一位心血管专家不离左右，中国方面还派了一辆救护车尾随其后，但并没有尼克松接受针灸治疗的记录，而且此时美国的针灸热已经到达了顶峰。显然，这个故事完全是民间演绎。有趣的是，向我传播这个民间故事的美国学生，当时正在攻读针灸专业硕士学位，而他本人还是纽约市一个中学的历史教师。

现在看来，有关美国针灸热发起的各种故事都可称之为医学界的“美丽传说”，在东西方广泛地流传，甚至出现在一些严肃的传记和专业学术专著中。但比较各种版本的描述，会发现在细节上相去甚远。首先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就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发生在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也有的讲是发生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关于到底是谁在中国接受了针灸治疗，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是《纽约时报》的年轻记者、雷斯顿、赖斯顿、基辛格、还是尼克松？再一个明显的分歧是，有的讲是美国人在中国接受了针刺麻醉手术，或秘密麻醉手术，也有的讲是针灸治疗，那么历史事实究竟如何呢？

2. 东方阿波罗——中国针灸术

出于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对真实性的追求，1995年的一个周末，我专程到纽约皇后区中心图书馆查阅了70年代尼克松访华前后的《纽约时报》，寻找美国针灸热的蛛丝马迹，为美丽的民间传说找到证据，搞清美国针灸热的真正起因。

当我阅读了1971~1972年《纽约时报》的微型胶片后，将所谓美国针灸热的引发事件锁定于一篇于1971年7月26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署名文章^[9]。通读之后，我为找到美国针灸热的起源感到十分兴奋，但同时又有

一丝遗憾。

令我遗憾的是，大多数美国针灸热的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录不符，人们所深信的美国针灸故事同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传说中的很多细节竟然与事实毫不相干。将传说同史实比较可以发现，有些事件是被张冠李戴，也有的内容显然是民间的演绎，甚至无中生有。

考证的结果表明：“美国记者针灸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而是在7个月之前的1971年夏天；事情不是发生在什么“《纽约时报》年轻的记者”身上，当事人已是一位62岁的“老头”，当时受中国政府邀请偕夫人正式独立访华；此记者并没有随同任何代表团，后来也没有随尼克松访华，同样没有跟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而是同基辛格“擦肩而过”；中国医生为美国记者所做的阑尾切除术采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并没有用针刺麻醉；记者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并没有直接赞扬针灸如何高明，也没提到参观过针麻手术，文章重点是讲述了他自己阑尾手术和术后接受针灸治疗的经历；记者并没有等到回到美国才发表文章，而是在北京住院期间成文后电传到《纽约时报》总部；此事件同毛泽东和尼克松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同基辛格仅仅是“间接有关”。后来的调查证实，美国记者在北京接受手术和针灸治疗的全过程，都在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掌控之中。

历史记录表明，一件与“美丽传说”相似的事件确实发生过，一位美国记者曾在北京访问期间接受过针灸治疗，《纽约时报》的白纸黑字记录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报道后来被人们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MONDAY, JULY 26, 1971

JE FINDS
DRO NEAR
ADVANCE

Optimistic
Postponed
Wednesday

THE LYDON
on the time
N. Monday, July
6, Administration
while shooter in
road labor talks
yesterday of an
on the dis
already shut
railroads and
it 11 more in
ed a new round
at 3 o'clock,
an Assistant
or, said, "There
hence will get



Col. David R. Scott, left, and Lt. Col. James R. Irwin studied maneuvers of a lunar lander at Cape Kennedy yesterday as countdown on Apollo 15, 5

Apollo 15 Lift-off 9:34 A.M. Today
Moon Landing 6:15 P.M. Friday

Now, About My Operation in Peking

By JAMES RESTON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PEKING, July 25.—There is something a little absurd about a man publishing an obituary notice on his own appendix, but for the last 10 days this correspondent has had a chance to learn a little about the professional and political direction of a major Chinese hospital from the inside, and this is a report on how I got there and what I found.

In brief summary, the facts are tha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11 of the leading medical specialists in Peking, who were asked by Premier Chou En-lai to cooperate on the case—Prof. Wu Weizhan of the Anti-Imperialist Hospital's surgical staff removed my appendix on July 17 after a normal injection of Xylocain

and Benzocain, which anesthetized the middle of my body.

There were no complications, nausea or vomiting. I was conscious throughout, followed the instructions of Professor Wu as translated to me by Ma Yu-chen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during the operation, and was back in my bedroom in the hospital in jaw and a half hours.

However, I was in considerable discomfort if not pain during the second night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Li Chang-yuan, doctor of acupuncture at the hospital, with my approval, inserted three long thin needles into the outer part of my right elbow and below my knees and manipulated them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intestine and relieve the pressure and distention of the stomach.

That sent ripples of pain racing through my limbs and at least, had the effect of diverting my attention from the distress in my stomach. Meanwhile, Doctor Li lit two pieces of an herb called a which looked like the burning stumps of a broken chess

cigar, and held them close to my abdomen while occasionally twirling the needles into action.

All this took about 20 minutes, during which I remem

NEWS INDEX

Page	Page
22-23	Music
22	Obituaries
22	Obituary
22	Secrecy
11	Supplies
21	Timbers
21	Transportation
17	TV and Radio
5	U. N. Proceedings
5	Weather

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
赖斯顿的“开刀记”

认为是美国针灸热的起源呢？

1971年7月26日，美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阿波罗15号宇宙飞船将于当天发射的消息。阿波罗（Apollo）是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管光明和艺术，还是医药之神，把医术传给人们。美国国家宇航局以此来命名美国发射的宇宙飞船，想必是为了表达人类征服自然的骄傲和显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阿波罗15号载有3位宇航员，是人类第四次登月，第一次使用月球车在月球表面旅行，被称之为“最冒险的旅行”，美国民众对此兴奋不已，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予以高度关注。

美国影响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也毫不例外，在当天的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阿波罗15号即将升空的新闻和照片。可以想象，在没有网络媒介的时代，这份报纸在当天一定是炙手可热。熟悉《纽约时报》的读者可能知道，该报是大型正统的日报，以及时、准确、公证和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精选头版要闻，一般不用大号字体占用版面，而是尽量在第一版安排重要新闻简报，对于较长的报道，常常是只将标题和第一段文字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转登在后续的版面。

当时新闻界的另一个热点是中美关系。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春访华，大部分美国人在震惊之余，都在猜测中美关系究竟要向何处发展。在7月26日之前，《纽约时报》在读者来信专栏里登了几封有关尼克松访华的读者来信，并配有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照片。其中一读者认为，如果美国总统访华只能受到中国3号人物周恩来的接见，而得不到头号人物毛泽东甚至2号人物林彪的接见，美国将有失尊严。

不知是特意安排还是巧合，《纽约时报》的编辑在重点报道阿波罗升空的同时，还在7月26日头版的角落安排了另一则并不十分醒目的报道，题目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Now, About My Operation in Peking）。时报的头版只登了一小段正文，文章主要部分登在第六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Appendectomy in Peking）。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治疗室的照片。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则美国新闻界和公众焦急等待的消息。因为基辛格从北京秘密访问归来后不久，尼克松总统于7月15日亲自宣布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他将应邀于1972年春访华。同时，基辛格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提到，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北京访问，不幸患了急性阑尾炎，在北京住进了医院。由于美国公众当时对红色中国的内部情况几乎一无所

知，他们对自己的记者身陷北京及其健康状况十分担心。一时间，这位美国记者成了“自罗斯福总统患病以来，最受美国公众关注的病人”。同时，美国大众还对关闭了 20 余年的中国十分好奇，任何直接来自红色中国的消息都十分抢手。

《纽约时报》于 7 月 26 日发表的署名文章的本意显然是为了回答人们关心的美国记者的病情和在中国的治疗情况，文章的题目也正好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作者在文章中主要描述了自己患病的前后情况和在北京接受阑尾手术治疗的过程。文中似乎“顺便”提到作者因术后腹胀接受了针灸治疗，并详细描述了针灸的治疗过程，而这恰巧成为美国主流媒体首次报道美国人在中国接受针灸治疗。

40 年后再看，我们不得不佩服《纽约时报》编辑敏锐的职业判断力，因为正是这篇并不十分起眼的报道，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美国针灸热，使现代中国针灸术传遍美国和西方各国，对后来美国的医疗健康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针灸成为当今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纽约时报》有关针灸报道毫不亚于阿波罗 15 号升空的影响。1971 年 7 月 26 日这一天，在阿波罗文化之神的保护下，随着阿波罗 15 号宇宙飞船于当日上午 9 点 34 分顺利升空，中国医药文化的精粹，针灸术在美国也成功地登陆了。从历史意义上说，该文如同一艘中国发向美国的“东方阿波罗”——中国针灸术号。

3. 《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如是说

原来在《纽约时报》撰文的是该报的著名记者，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先生（James Reston 1909 ~ 1995 年，内地译为赖斯顿或罗斯顿，台湾译为雷斯頓）。他当时是《纽约时报》副社长及驻华盛顿分社主任。赖斯顿出生在苏格兰，小时候就同父母移民到美国，人们昵称他为“苏格兰佬”（Scotty，或译为“思考迪”）。赖斯顿文风朴实幽默，观点敏锐，力主新闻自由，无惧强势，被公认为是最有影响力和最值得信赖的美国记者。赖斯顿一人独得过两次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新闻大奖，获得过 28 个荣誉博士学位。他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在上个世纪中下叶，他的名字在美国民众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赖斯顿刚出道时不过是个报道体育新闻的小记者，后来遇到机会加入了

并非记者的雕虫小技

有人讲我的意外事件，至少是针灸的经历，只不过是记者的一个雕虫小技，以达到了解一下针刺麻醉的目的。这种说法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实在是过高地估计了我的想象力、勇气和牺牲精神了。为了搞到好新闻我的确可以作出很多牺牲，但还不至于半夜里去开刀或主动要去当实验用的荷兰猪。

虽然没有任何医学证据，但我想起来我患急性阑尾炎同白宫的基辛格有关。他于7月9日到达中国，我同夫人恰巧于前一天到达中国南方。

但当我们到达广州时，中国的官方陪同告诉我们访问行程有变，我们在广州多呆了2天，然后于10日改乘火车前往中国首都北京，于12日到达。我们曾争辩过，要求立刻坐飞机前往北京，但得到的答复是：那是不可能的。

3天之后，7月15日的上午10点30整，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正在我极力向中国外交部官员解释，如果我能采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有关政府要员，将是十分有益的事。突然，外交部新闻司的负责人陈楚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说有一条小新闻要告诉我。他说：“基辛格于7月9~11日访问了北京，我们和美国将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前访问北京。”

现在想起来，正是在那时，我的下腹部出现了第一次刺痛。到了晚上，我的体温已高达华氏103度，在蒙眬中我好像看到基辛格飘浮在睡房的天花板上，从大篷车里向我发出阵阵冷笑。

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反帝医院”，此医院有很多栋灰墙绿瓦的楼房，坐落在北京中部的高墙大院之中。

医院是由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6年资助创建的。开始叫协和医院—北京，后来改称北京协和医院。

说来也巧，我离开纽约之前，曾接到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奥利弗·麦科伊医生的来信。信中说，1951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正式接管之前，中华医学基金会一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负责协和医院的建设和管理。麦科伊医生还说，假如我们在北京碰巧看见“离紫禁城东南角不远处有一群灰墙绿瓦的楼房，可以顺便询问一下，那是什么地方，一定会挺有趣”。我后来的经历证明，确实很有意思。

夫人和我住进了医院的5号楼，此楼专门接待西方外交官和家属。在我们入院的那天晚上，墙上挂有大幅毛主席语录“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一切走狗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在我们住院期间被摘下）。

一入院我们马上就乘电梯到了三楼，被安排在一套朴素但舒适的房间。房间里挂着镶有淡蓝色边的毛主席诗词画卷，透过高大的窗户，可以看到满

是松柏的花园。当天晚上气温炎热似火，达华氏 95 度，而且很潮湿，房中的电扇只是吹风而已。我随即宽衣卧床。

化验和体检

过了几分钟，曾到新桥宾馆看过我的两位医生来了，告诉我要做一些化验检查。其中之一是李邦琦教授，他温和善良，是我的“负责医生”。另一位是朱预，他是外科医生和反帝医院的讲师。

李教授能听懂和讲一些英语，他向我解释，一会儿还有其他医生要给我做体检，然后要进行会诊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一大群护士和护理员轻轻地走进了房间，他们检查了我身上所有动和跳的器官，从我耳垂取了血，不断测量我的体温，并测量了脉搏和血压。对我心电图查出的轻度心律不齐有点担心。她们的服务无微不至，安静，且不失温柔和欢快。

一小时后，周总理请的会诊专家到了：包括外科医生、心脏科专家、麻醉医生、医院革命委员会委员，即医院领导。大家轮着听了我的异常心跳。

我感到自己像搁了浅的白色鲸鱼，在医学展览会议上供人参观，会诊最后结束时，我真感到一种解脱。会诊的结论是：“急性阑尾炎，应该尽快手术”。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当时实在没时间再拖延了。

晚上八点半过一点，他们推着我通过了昏暗闷热的楼道，进入了有空调的手术室。吴蔚然医生，一位非常聪明可爱的先生，脸上带着智慧和迷人的微笑，接管了我。他将我紧紧地，但又很舒适地固定在手术台上，在我的头前放了一个挂着毛巾的铁架，这样我只能回头看见我的翻译，看不到我的前面。随后，医生在我的背部注射了局部麻醉药。

十全十美

从那以后，一切都是十分完美。晚上 11 点，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同夫人谈话。医生们来安慰我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还给我看了从我体内取出的那个作祟的“小垃圾袋”。他们请求我的翻译金桂华留在医院，并给我注射了镇痛剂，还点燃了晚上用的螺旋状的蚊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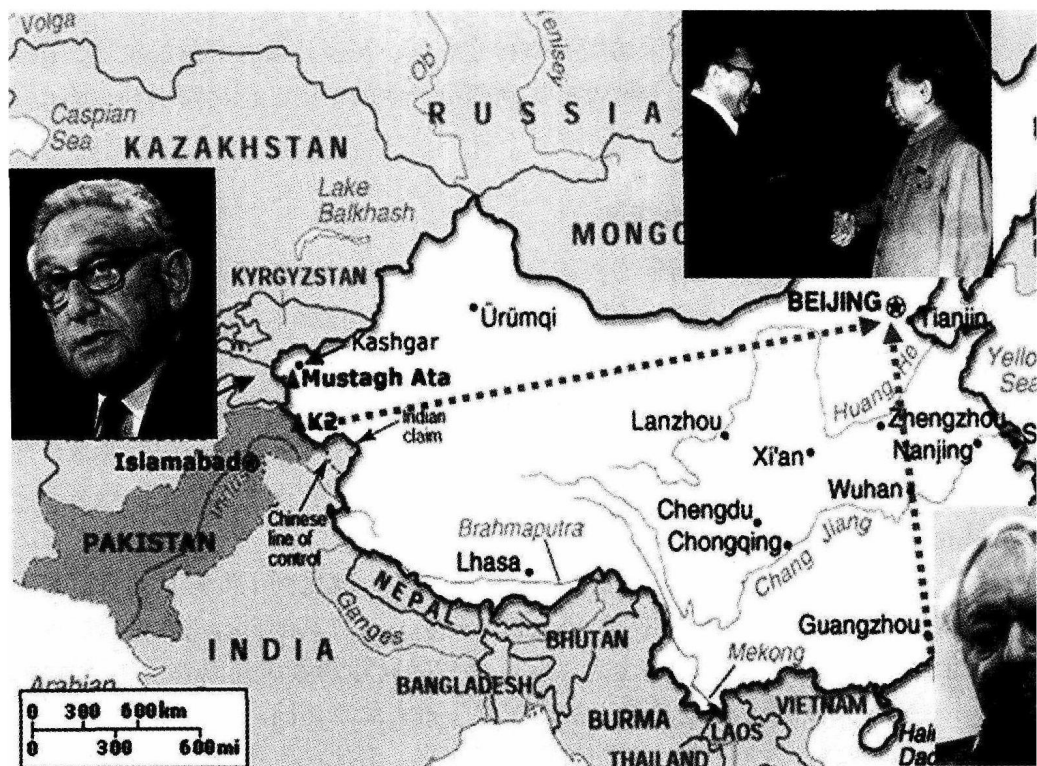
此后，我感觉一定是住在世界上最安静的城市医院里，一边不断增加体力，一边对我周围的医生们的政治和医学观点更加好奇。

他们认为两者是不可分开的，并且很坦率地说，自从 1966 ~ 1969 年

1971年6月，在中美“乒乓外交”开始不到两个月，《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突然接到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通知”，说可以给他一张访问中国的签证。赖斯顿欣喜若狂，随即讨价还价地为夫人也要了一张签证^[10]。

当时中国内地对西方已经关闭了20余年，他渴望成为第一个应中国政府之邀到北京访问的美国记者。即使在全世界范围，也很少有西方记者能获此殊荣。当时尼克松政府已经放风可能要和红色中国正式接触，令美国各界十分震惊和好奇，新闻界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和任何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都十分关心。可是大多数媒体苦于无门，没法染指中国的新闻报道。据说，当年有些美国驻香港记者，每隔一两个月就去碰碰运气，申请去中国的签证，但得到的答复永远是“拒签”。

在美国新闻界，赖斯顿以总是能够千方百计地搞到好新闻而著称。当同行们问他有什么秘诀时，赖斯顿最常用的回答是：“我总是很幸运”。这一次，赖斯顿感到幸运的大门又一次向他敞开。但他心里并不清楚，北京为什么选择了他作为第一个正式接受邀请访华的美国记者。



赖斯顿（右）和基辛格（左）取道不同，目的都是到北京见周恩来总理（中右）

好“客随主便”。在中方陪同的坚持下，赖斯顿夫妇只好在广州参观了两天人民公社后，改乘火车，于7月12日到达北京。一路上，赖斯顿夫妇虽然享受着慢车上的“外宾待遇”，但还是解除不了他们心头的疑惑。

到达北京后，中方陪同安排赖斯顿夫妇住在当时专门接待外宾的新侨饭店。宾馆大厅正中的巨幅中国画黄山“迎客松”，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赖氏夫妇提出要同画家见面，中方陪同马上通过单位找到了作者。见面时，赖斯顿看到如此气势磅礴的画卷竟出自一位瘦小年轻的东方女子之手，感到相当意外，说：“我一直以为能够创作出这样有气势作品的画家应该是位魁梧的老者，你真了不起。”国画家刘福芳当年创作此画时只有40岁，她至今对赖斯顿的评价记忆犹新。赖氏夫妇还请刘福芳画了一张小幅的“迎客松”带回美国。

现在看来，除了对中国画的欣赏以外，这很可能是赖斯顿作为记者想深入了解中国民情的采访技巧。通过找到这位画家，赖斯顿夫妇可以同中国民众谈话，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在等待中国领导人接见期间，赖斯顿还参观了北京朝阳区的一家中医院，在针灸诊室里同针灸医生合影，背景是挂在墙上的针灸经络图，此照片后来也发表在《纽约时报》上^[9]。

关于7月15日发生的事情，赖斯顿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有过精彩的描述^[10]。

赖斯顿后来回忆说，当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陈楚告诉我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前访问北京”时，“我当时的感觉不是得到了独家新闻，而是好像尖刀刺身。”作为敏感的职业记者，赖斯顿马上就明白了他广州“受阻”的原因，并知道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深为错过了报道这一重要新闻而感到遗憾。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之下，他突然感到腹股部一阵刺痛，后来他回忆这是他患急性阑尾炎的最早征兆。所以他说：“虽然没有任何医学证据，但我想起来我患急性阑尾炎同白宫的基辛格有关。”

现有的医学理论还没有遭受精神打击可以诱发阑尾炎的学说，如果赖斯顿的疼痛部位再高一些，医生一定会怀疑他患了“心绞痛”。可是赖斯顿本人坚持他的“学说”，并写出来发表。据当时陪同赖斯顿的人士回忆，他的阑尾炎发作确实同精神打击有关。

5. 第一个在新中国接受针灸的美国人

回到新侨饭店，赖斯顿腹痛加重，发烧达摄氏39.4度。外交部马上安排了两位医生到医院看望，检查结果怀疑为急性阑尾炎，但不能排除其他情

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在北京的阑尾炎手术”，于7月25日电传给《纽约时报》总部。令赖斯顿没有想到的是，时报的编辑第二天就在第一版发表了他的文章。

赖斯顿不愧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在不长的文章中，他对接触到的中国医生都作了很详细的描述。但是中文人名的拼写，却没有完全采用汉语拼音，而是使用了一种东西混合的“赖氏拼音”，这为多年后寻找这些医生带来很多不便。赖斯顿的针灸故事虽然早就传遍东西方，但是直到事发30年后，仍没有人知道为他针灸的中国医生的确切姓名。

后来证实，赖斯顿夫妇滞留广州，确实是在基辛格建议下中方故意安排的。7月9日，新闻司官员金桂华在广州接到外交部的指令，不要让赖斯顿在7月12日前来北京。由于不便解释，中方陪同只好编造了一些理由，安排参观，并由乘飞机改乘火车，都是为了延缓赖斯顿的行程。直到基辛格离去，才让赖斯顿到达北京。赖斯顿曾在毫不知情下争辩，当然没有用。

美国出版的有关基辛格的书中提到，基辛格在同周恩来会谈中明确表示了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担忧。他说，《纽约时报》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王国”，中国总理很可能要在同一年里对付两个大牌记者，即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赖斯顿。周总理则表示对此毫不畏惧。基辛格还讽刺地说，就在他秘密来北京之前，赖斯顿还表示过“同意同他（基辛格）见面”。赖斯顿还曾对基辛格说，没有他的忠告，基辛格可能完成不了对付周恩来的任务。显然，赖斯顿对基辛格的秘密访问计划毫不知情，还天真地以为他走到了白宫的前面，基辛格可能需要他的帮忙。出乎赖斯顿意料的是，基辛格不但先他一步，还为他的北京之行设下了圈套^[11]。

中国方面回忆的资料也表明，赖斯顿的直觉是对的。确实是白宫的基辛格从中作祟，使他在广州受阻。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访问时，接到了尼克松的密电，说赖斯顿正前往中国，中美谈判的事宜千万不要让他知道^[12]。基辛格当然十分熟悉这位嗅觉敏锐的记者，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老对手，中美公告在发布之前如走漏风声，会坏了总统的大事，于是便直接向中方提出要求推迟赖斯顿进京。当时的会面记录显示，基辛格在同周恩来会谈时曾提到此事，还幸灾乐祸地说，赖斯顿恐怕要抱怨你们的火车跑得太慢了。周恩来回答，那不要紧，让他说我们落后一点好了^[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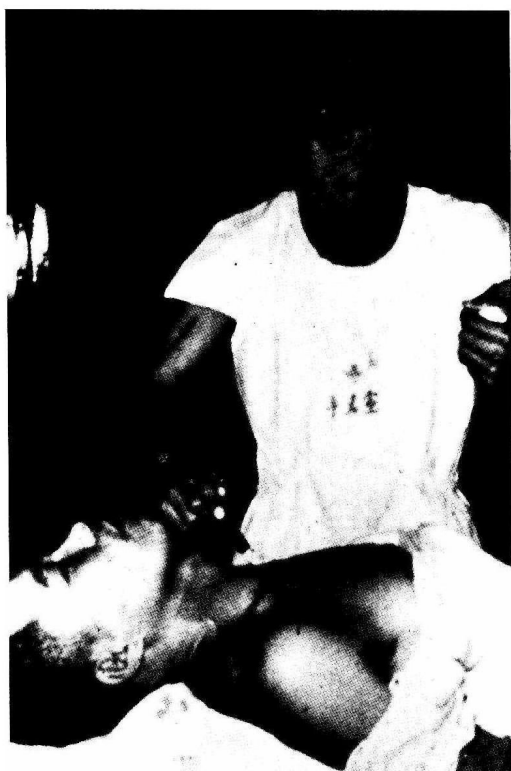
像赖斯顿这样总是幸运的记者，刚刚在美国最高法院诉讼中战胜了白宫，却在北京遭遇了滑铁卢，让基辛格报了一箭之仇。赖斯顿不但错过了本世纪最重大的新闻，还住进了“反帝医院”，丢了阑尾，令他十分难堪。他

病历，随意拍照，可以同任何医务人员和患者交谈。他们感到唯一受到的限制是所有同中国人的交谈都要通过翻译，因为他们及夫人都不懂中文，至于翻译是否从中作梗，他们就不得而知了。不知道是否出于减少中美相互误解的考量，达蒙德医生回美国后发表的文章中确实使用了一点从中国翻译那里学来的翻译技巧，他将参观过的北京“反帝医院”用拼音写成 Fan Di 医院，而没有用英文意译的 Anti-Imperialism（反对帝国主义）医院。

“四君子”的中国之行，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在多次记者访谈中及撰写的文章中都评论到，中国人给他们的印象是健康快乐、待人礼貌、努力工作、虚心好学、诚恳坦率。在广州和北京等地，他们参观了 7 所

医院和很多医疗机构，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医疗系统。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尽管语言不通，但他们可以用听诊器倾听心脏跳动的“国际语言”，读懂心电图和 X 光片等“通用文字”，清楚地了解中国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只有一个现象令他们费解，就是在几乎所有的会议中，都有一位身穿绿色军装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坐在那里，他们弄不懂这样会对医疗有何帮助。

“四君子”用他们的职业眼光仔细地察看了中国的医疗状况，发现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领域里，中国医生使用的诊断方法、实验检查和治疗手段等等，同国际通用的标准没有差别，中国医生使用简单的医疗器械，能做出漂亮的手术，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显然十分重视传统草药和针灸的使用，尤其是在基层医院中，将近一半的医疗服务是传统的中医疗法。在美国医生的眼中，中国政府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营养不良，控制了传染病流行，基本消灭了性病，为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很



达蒙德医生访华时拍摄的照片曾作为医学继续教育材料使用

了不起的事。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陈可冀院士回忆，当时由吴阶平和吴英恺院士主持，在北京饭店开过一个小型隆重的座谈会，参加的有著名心脏学家黄宛、方圻、陶寿琪教授及中医研究院名中医郭士魁和陈院士本人等。怀特教授听了中医药治疗心脏病文献和研究介绍后说：“中医药历史悠久，记载丰富，有经验，相信会探索到有效的防治冠心病的方法。”这表明美国医学专家很实事求是，尊重中国医学，当时国门初开，陈院士听到这些话很受感动。

可是，上述这些见闻并不是美国医学界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有关中国的医疗服务消息和评论，美国民众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略有所闻。当时最令美国医学界焦躁不安的是，美国医学代表团亲临现场是否能够看出针刺麻醉的破绽。

中国政府当然十分清楚美国医生来华要完成的“任务”，当他们从广东一入境，中方接待就明知故问地询问客人们希望参观哪些项目，得到的一致回答是针刺麻醉，中方随即安排参观。

据达蒙德医生回忆，他们从香港进入中国后，于1971年9月16日在广州的广东人民医院最先参观了3例针刺麻醉手术，分别是男性甲状腺肿瘤切除术，男性胃溃疡胃大部切除术，女性甲亢甲状腺切除术。中国医生坦诚地告诉他们，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用过400毫克的镇静安眠剂安宁（Miltown）或者是60毫克的镇痛止静剂杜冷丁（Demerol），但在手术前和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麻药。美国医生们都认同，病人所用药物的作用和剂量都达不到为手术麻醉的效果。他们详细观察了手术的全过程，拍摄了很多照片，还在手术中同医生和患者对话，3位病人在手术中都一直保持清醒，没有人抱怨疼痛。

手术完成后，他们还同手术的主治麻醉医师，当时广州地区针麻协作组组长陈志明医生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陈医生十分坦率地回答了几乎他们所有的提问，并介绍说，该院从1959年开始针刺麻醉手术，共做了1500多例，其中有90%左右的病例取得了成功。在各种不同的手术中，甲状腺切除术成功率最高，而腹部的手术有时效果不好，内脏的牵拉会造成不适的感觉，腹壁太厚的病人不容易肌肉松弛，瘦的病人效果比较好。陈医生还介绍，针麻手术的病人是事先经过选择的，有意愿并能接受的病人才可以被考虑，过于紧张和害怕疼痛的病人是不会用针麻做手术的。手术中，麻醉医生要对病人进行密切观察，如果需要的话，临时会给麻醉剂。当问到针麻的穴位是如何选择的，陈医生回答，主要是根据传统的临床经验。他还回答了美国医生的疑问，说针麻显然不是催眠术，在中国已经有数千个医生为数万名